

# 腊月是一曲摇滚

□王国梁

每年进了腊月门，我的心中总会涌动着欢腾鼓舞的豪情，仿佛一曲肆意奔放的摇滚响在耳边。日历上红艳艳的“腊月”两个字，似乎跳跃了起来，伴随着喧腾的摇滚尽情舞动。

我的这种感觉源于儿时的腊月记忆。那时候生活不富裕，人们极为重视过年，刚进入腊月就要开始“忙年”了。这大概是人们的普遍心理，越是日子过得贫寒，越想给自己一点点亮色的安慰。过年轻松一下，奢侈一下，甚至放纵一下，都是天经地义的。腊月为过年做准备，各种仪式都是隆重且盛大的。其实，万事都是如此，准备阶段我们总是全力以赴，而忙了一个腊月，真正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反而不再那么紧锣密鼓，有了点悠然自得的休闲意味。一年到头，人们都在马不停蹄地忙碌。尤其是农民，腊月才算是闲下来了，压抑了一年的热情得以释放，积蓄了一年的激情得以挥洒，怎么能不纵情欢腾、豪气恣肆？一曲腊月摇滚，就这样奏响了。

腊月的风声是这曲摇滚的鼓点，呼啸的北风狂野强悍，有着横扫大地的冲撞力，却丝毫不能阻挡人们奔走的脚步。乡间小路上，人越来越多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赶大

集，买年货，走亲戚……冬日安静的村庄活了起来，动了起来，喧嚣起来，沸腾起来……风声呼啸的腊月，响在耳边的不是温婉的小调，而是粗犷壮阔、热辣滚烫的摇滚。这曲摇滚十分接地气，充满了浓浓的烟火味儿，每一个鼓点都落在了人们的心坎上。

整个世界都被欢乐喜庆的气氛笼罩着，每个人都被感染到，个个脸上喜气洋洋的。人们的脚步是欢快的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。“婶子，去赶集啊？”“是啊，过年添点新碗筷，再买个新菜板，先一样样准备着！”腊月初的大集，还算不上年集，不过其热闹程度不亚于年集。小贩们的吆喝声也提高了八度，甚至有点吼的味道，真像是唱摇滚呢。“新盆新碗新菜板！”“刚杀的猪，猪肉还冒着热气呢！”“香油，真香啊！”他们的声音从丹田发出来，带着一股直抒胸臆的自由奔放，好像是在抒发腊月里的好心情。此起彼伏的叫卖声，有的高亢嘹亮，有的雄浑有力，带着原汁原味的生命力，让乡村集市越来越沸腾。如果你在腊月里赶上乡村大集，一定会被那种场面感染。人被摩肩接踵的人群推着往前走，满耳都是热闹的声音。小贩的叫卖声，讨价还价声，

熟人打招呼的笑语声，不远处的鼓声，各种声响碰撞交织在一起，组成了一曲极富感染力的摇滚，让你忍不住要随着这铿锵的节奏舞动起来。腊月要尽情释放自己，把心中的热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腊月这曲摇滚，喧腾盛大，每个人都是表演者，每个人也都是欣赏者。

腊月里，乡村戏台搭起来，戏台上的锣鼓声一响，这曲摇滚就更热闹了。“咚咚”“哐哐”，锣鼓声声，热闹非凡。此时家家户户都在忙碌，厨房里传出各种各样的声音。记得那时，母亲常念叨一句：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她开始在厨房里施展“十八般武艺”，磨豆腐、蒸年糕、蒸馒头、炖猪肉、做香肠，每一样美食都必不可少。厨房里每日叮叮当当、咚咚锵锵，噼里啪啦、咕嘟咕嘟，母亲总说“热闹得像开锅一样”。在我看来，那是一曲摇滚，带着鲜明的节奏感，特别能营造气氛，仿佛能够激活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。

腊月是一曲摇滚，欢腾盛大，是人们情感的极致宣泄与释放。腊月是一曲摇滚，是全民参与的集体狂欢。腊月是一曲摇滚，动感的鼓点唤起游子回家的心愿，喧腾的乐章铺垫的是万家团圆的美好。

## 春天最先是闻到的

□杨锐

推开窗时，风里的凛冽像被悄悄抽走了筋骨，裹着一层温润的水汽扑在脸上。不是隆冬那种刺骨的寒，也不是暮春那种黏腻的暖，是清清爽爽的、带着草木呼吸感的暖意。春天就这样来了，没有惊雷破土，没有绿浪滔天，最先抵达感官的，是一缕若有若无的香。

这香太淡了，淡到起初以为是错觉。像雪水融化后，泥土里渗出来的湿润气息，混着枯草上新芽的青涩，又藏着一丝若隐若现的甜。循着气味往前走，巷口的老蜡梅还缀着几朵残花，深黄色的花瓣已经褪去了盛期的油亮，边缘泛着淡淡的褐色，却依旧把香气酿得醇厚。那香不是扑面而来的浓烈，是丝丝缕缕的清冽，像陈年的米酒，带着木质的沉稳和花蜜的清甜，吸一口便沁入肺腑，把一整个冬天积在胸口的寒凉都悄悄化开。凑近了看，蜡梅的花瓣厚实得像涂了一层蜡，紧紧簇拥着中心的花蕊，哪怕风还带着凉意，也依旧倔强地释放着最后一缕芬芳，仿佛在与春天悄悄对接。

往前走几步，拐角的结香开得正盛。这花总爱把枝条弯成温柔的弧度，鹅黄色的花穗像一串串饱满的珍珠，紧紧贴在枝干上，没有叶片的衬托，却更显娇嫩。结香的香气是甜润的，带着几分软糯，不像蜡梅那般清冽，反倒像母亲晒过的棉被，暖融融的，裹着阳光的味道。风一吹，香气便漫开来，钻进衣领、绕在鼻尖，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，深吸一口，连脚步都变得轻快起来。仔细看，结香的花瓣细小而柔软，层层叠叠地裹

在一起，像一个个小小的绒球，颜色是那种浅浅的鹅黄，不张扬、不夺目，却在料峭的春寒里，透着一股安静的生机。

河边的水仙也醒了。清水里养着的球茎，抽出细细的花茎，顶端缀着几朵白瓣黄蕊的小花，像一个个精致的小酒杯。水仙的香气是清雅的，带着水汽的洁净，没有一丝杂质，淡得恰到好处，闻起来让人心里安宁。它不像结香那般甜糯，也不像蜡梅那般醇厚，却自有一份空灵，像初春的月光，温柔地洒在心上。凑近水面，能看到水仙的花瓣洁白如雪，边缘带着微微的卷，中心的黄蕊像一颗小小的太阳，在清水的映衬下，更显清丽脱俗。风掠过水面，带着水仙的幽香，与泥土的湿润、枯草的青涩交织在一起，酿成了春天独有的气息。

其实春天的到来，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宣告。它先化作一缕香气，悄悄潜入空气，钻进人们的鼻腔，唤醒沉睡了一冬的感官。这香气里，有残冬的余温，有新生的懵懂，有草木的坚韧，也有生命的期盼。我们循着香气往前走，看到的不仅是次第开放的花朵，更是藏在寒风里的希望，是熬过艰难后的新生。

生活大抵也是如此，那些美好的改变，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惊喜，而是像春天的香气一样，悄无声息地降临。或许是困境中一缕微弱的希望，或许是疲惫时一丝温暖的慰藉，或许是迷茫时一点前行的力量。这些细微的美好，不张扬、不刻意，却能悄悄治愈人心，让人在平淡的日子里，感受到生命的热烈与温柔。

## 独在异乡也无妨

□王晨宇

前几天，和几个同在外地工作的朋友聊天，说起各自的近况，大家免不了抱怨。离家这么久，手里攒不下钱，每年交房租都很困难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。话题不自觉地转到将来是回老家还是继续在外发展上。

这件事引起大家的激烈讨论。有人说一定得回去，父母一年一年老去，而且一个人在外太孤独了。另一个反驳说，等将来成了家就好了，回到小地方，工资低，再说在外辛辛苦苦努力了许多年，回家一切归零太可惜了。几个人的观点不一样，在视频电话中吵作一团。

其中一个朋友见我笑着沉默，就问我的想法。其实，我认为一个人的世界才是真正成长的开始。我到外地工作这件事，也是让家里人猝不及防，他们再舍不得也只好为我收拾好行囊。刚出来的那几个月，我整个人毛孔都是舒展的，看什么都新鲜，一个连锁的蜜雪冰城也能喝出自由的味道，一个人撒了欢地奔向了外面的世界。

接着来的是工作的高压。这世界上不管什么工作，但凡招人都是因为忙不过来，新人进去了，总要在数不尽的工作里先滚上几圈。我也不例外，刚上班就接了个大活，天天扑腾在深不见底的要求中，加班是习以为常的事。时日一长，过得昏天暗地的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个冬日，每天等干完手头上的活，天色已然漆黑一片，我伴着寒风走上了回家的路。路上还有残余的积雪，戴着手套、围着围巾的我摇摇晃晃地往前走，和QQ企鹅的经典形象融为一体。

等拐进家门口的巷子时，我暗暗叹了一口气，巷子里的路灯还没修好，我拿出手机打开手机手电筒，用那微弱的光护着自己前行。顷刻间，我吓得六神无主，呆愣在原地不敢动弹了。只见前方苦寒的月光下，大片白色装点着灵堂，白色的纸钱撒得满地都是。我狠狠地闭了闭眼，不是幻觉，周围没有一户人家有灯光，漆黑的夜里那片白显得格外的寂静。我把身子压在巷子墙上，死死握住手机，脑子里各种神神鬼鬼的猜想不断，进，不敢；退，不得。

大晚上的，这寂静无人的灵堂，也太吓人了，轻轻松松就把一个平时看恐怖小说的女孩吓得够呛。灵堂前头就是我家，这意味着我必须得独自往灵堂走。后来，我才知道原来是住我家后边的老爷爷走了，只是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回来得晚，根本不知道这回事。

那场来自冬夜的惊吓，让我心里有了勇气，什么样的困难都不会比那片死寂的白更糟、更吓人了，我独自一个人的成长也是从那天开始的。那天，我才知道，自己有多厉害。

如今的我，说着本地话，吃着本地特有的小吃，聊起本地民俗头头是道，谁能看出我是个异乡人呢？入乡随俗，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陌生的地方也会变得亲切。忙时搞好工作，闲时读读书，在哪儿我都有勇气过好自己这一生。

